

情本体对中华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

刘庆洋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部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研究以“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哲学基石,依次剖析了“情本体”在“两德论”框架下对本土现代性伦理美学的探索,及其针对工具理性霸权、价值虚无与生态危机等现代性困境所提出的美学回应。论述表明,“情本体”理论通过激活“一个世界”、“乐感文化”与“实用理性”等传统资源,成功构建了一个既深植于中华文化传统、又具备现代视野与全球关怀的美学体系,为实现中华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范式。

关键词: 情本体;李泽厚;中华美学

The Innovation of the Affective Ontology in the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Aesthetics

Qingyang Liu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This study, grounded in the Anthropological history ontology as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sequentially analyzes how the “Affective Ontology” explores a localized modern ethical aesthetic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Two Virtues Theory”, and the aesthetic responses it proposes to address modern predicaments such as the hegemony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value nihilism,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The discussion demonstrates that by activating traditional resources like the “one-world worldview”, “culture of optimism” and “pragmatic reason” the theory of “Affective Ontology” successfully constructs an aesthetic system that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while possessing a modern vision and global concern. It provides a crucial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realiz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esthetics.

Keywords: Affective Ontology; Li Zehou; Chinese Aesthetics

中华美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始终处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实践与理论的张力之中。自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开启中国美学的现代性转型以来,学界在借鉴西方理论、激活传统资源、回应现实审美实践三个维度上持续探索,形成了以“互证互补”“创造性转化”为核心的学术范式。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思想脉络,王国维的“境界说”本质上是对审美认知过程中主体情感投射与客体形象呈现的精密剖析,这种认识论维度虽开拓了传统诗学的现代阐释空间,却始终困囿于个体审美经验的瞬时性与碎片化。宗白华则将“虚实相生”“气韵生动”等传统范畴升华为宇宙生命精神的显现,试图为中华美学确立超越性的本体根基,但其审美的直观体悟方式,终究未能摆脱传统感悟式批评的窠臼,在理论体系化与历史具体性层面留有缺陷。朱光潜借克罗齐直觉说与布洛心理距离理论,在价值论层面论证了“主客观统一说”这一命题,虽在学理上弥合了王国维认识论的裂隙,却因过度倚重西方心理学范式而弱化了中华美学特有的历史纵深与文化质感。在这样的理论困境中,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体系建立在中华美学学术史的价值也得以彰显,刘

再复也曾评价李泽厚为“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并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美学发展史上,李泽厚是第一个系统地用现代美学眼光和现代美学词汇去把握中国古代传统美学的学者,在李泽厚的阐发下,中国传统美学实现了一次创造性的转换生成,使它与世界美学找到互通的语言并闪射出自己独特光彩”^[1]。

1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美学哲学体系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将中华美学的现代内核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叙事之中,以“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互动为中华美学开辟出具有实践深度和理论厚度的阐释路径,当李泽厚宣称“美是自由的形式”时,即包含着王国维的认识论、朱光潜的价值论和宗白华的本体论,同时又以“西体中用”的态势,将德国古典美学的理论资源创造性转化为中国话语的生产动能,在这一意义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突破了中华现代美学范式的局限。

李泽厚曾提到他的六个哲学提纲和“答问录”等“像一个同心圈在继续扩展而已”,^[2]换言之,在李泽厚哲学体系中有一个

核心的存在，这个核心便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具有三重理论基石，首先是“人”的问题意识，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出发点是人的命运，“它关心的远不止是艺术，而涉及了整个人类、个体心灵、自然环境，它不是艺术科学，而是人的哲学”。^[3] 以此角度去审视中华美学，所得出的便不仅仅是艺术流变的历史，更是人类确证自由本质的历史实践成果。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二重基石是“历史理性”，李泽厚认为：“审美对象的历史正是审美心理结构的历史，是人类自己建立起来的心理-情感本体世代相承的文化历史”，^[3] 在李泽厚看来审美对象的意义便是人类历史实践与积淀的确证，是人类生命力量的历史延展。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三重基石是“本体论”，上文已经论述到“本体”并非西方话语中的与现象相对的“本体”，而是人生意义的根本所在，并且是具有“体用不二”、彻底性的本体，是对西方狭义的形而上学的反思。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李泽厚哲学思想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中，“李泽厚以‘度’的本体性为开端，以情本体为终点”^[4]，“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向外，就是自然的人化，是工具-社会本体；另一个是向内，即内在自然的人化，那就是心理-情感的本体了，在这个本体中突出了‘情感’”^[5]。换言之，情本体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在审美领域上的细化，是工具本体向情感领域的必然延伸。李泽厚指出：“所谓生命力就不只是生物性的原始力量，而是积淀了社会历史的情感，这也就是人类的心理本体的情感部分。”^[3]，情本体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建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是超越历史的精神自由，是对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的综合升华。

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对中华美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意义还体现在其对中国哲学特质的准确揭示，“一是与先验理性不同而由历史积淀出来的实用理性，二是体现在情本体背后作为乐感文化的中国文化”^[6]。中华美学的现代性建设与话语建构势必深植于中华深厚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美学被视作第一哲学承担起源始性价值时，对文化特质的深度把握便更具有方法论意义，它不仅决定着审美经验的阐释框架，更关涉到审美价值的本土化重构。因此，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对文化基因的解码，实质上为中华美学现代性话语的自主性建构提供了哲学依据。

2 “两德论”与本土现代性伦理美学的探索

李泽厚情本体说是其“儒学四期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四期说”是李泽厚面对现代化困境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化性创造”的思考所提出来的理论。李泽厚本人对“儒学四期说”的内涵是这样界定的：“今日儒学不能止于心性思辨和形上道德，它的新发展必须融会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区分‘内圣’与‘外王’，重提文艺复兴，以美学为根基，塑建人的内在主体性”^[7]。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型社会”，其美学理想向来是“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的伦理与审美的高度统一。

李泽厚的深刻之处便在于他指出沟通二者的桥梁——“情本体”，“之所以提出‘两德论’，区别两德，是面对严峻的现实”^[8]。传统的“礼乐”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美学未分化的体系。“礼”构成外在的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乐”则负责内化这种规范，通过情感的感染与熏陶，使“礼”成为个体心甘情愿、自然而然的生命需求。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终极理想是实现社会秩序与个体情感的和谐统一，即“情”与“礼”的合一。而李泽厚的创造性转化则在于对“礼”的扬弃和对“乐”的升华，他剥离了传统“礼”的封建等级外壳，而将其“敬”与“和”的精神内核，创造性地转化为对现代公共理性与社会性道德的敬畏与遵守。并剥离了传统“礼”的封建等级外壳，而将其“敬”与“和”的精神内核，创造性地转化为对现代公共理性与社会性道德的敬畏与遵守。于是，一个崭新的伦理美学范式得以确立，传统“礼-乐”结构，在现代性中被转化为“两德论”结构，而“情本体”则作为核心与中介，贯穿其中。这使得中华美学不再执着于复归传统，而是形成了一种“以情润理，理入情中”的本土现代性方案。

以“情本体”为核心的伦理美学，并非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具体地呈现于现代人的生活与情感经验之中，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审美形态。“情本体”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其最普遍的体现，便是将日常生活仪式化、审美化的倾向。这并非古典意义上的繁文缛节，而是为平凡生活注入情感浓度和形式感，使之成为安顿情感的载体。另一种形态是关于亲情的审美化，传统“孝道”在现代社会褪去了绝对服从的强制性，却可能升华为一种更为纯粹、深刻的审美情感。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凝视与回忆，对家庭温暖瞬间的珍藏与回味，这些情感体验本身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孤立的现代个体提供了最原初、最稳固的生命归属感与意义支撑。亲情由此从伦理义务转化为存在性的审美根基。

综上所述，通过“两德论”的理论架构，李泽厚将情本体哲学成功地落实为一种可实践的现代性伦理美学。这一美学探索，一方面完成了对儒家礼乐传统的现代转化，使其核心在崭新的社会基础上得以重生；另一方面，它为应对现代性带来的个体孤独与意义危机，提供了一条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的独特路径。

3 现代性状况的中国美学回应

以情本体为代表的中华美学，其最终指向是对全球性现代人的深刻回应。当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导致人的异化，当超验信仰的崩塌引发普遍的价值虚无，西方思想界提供了从尼采的悲剧狂喜到海德格尔的畏之启示等多种方案。然而，李泽厚所阐释的中华美学，则凭借其“一个世界”和“乐感文化”的底色、与“实用理性”的方式，开辟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不在彼岸寻求拯救，不向虚无缴械投降，而是立足于此生此世，通过审美将日常生活本身升华为抵御异化、安顿生命的场域。

马克思·韦伯所揭示的“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当理性褪去了其价值内涵，沦为纯粹计算效率与功利的工具时，它便从解放的力量异化为新的牢笼。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那种充满韵味、神秘感和直接性的审美关系，被简化为冰冷的计算与利用关系。尼采的宣言则宣告了西方形而上学所构建的超越性价值根基的崩塌，使得建立在其上的所有意义、目的和秩序都变得可疑。源自西方主客二分哲学传统，现代性将自然彻底客体化、对象化，视为等待人类征服与掠夺的“它者”。这种对立关系斩断了人与自然之间本应有的生命共情与审美联结，导致了深刻的生态危机。其背后，正是一种立足于生命共感与和谐共存的生态美学的普遍缺失。

面对现代性状况，以情本体为核心的中华美学，从其哲学根基上就提供了一套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可概括为“一个世界”、“乐感文化”与“实用理性”。与西方追寻超越彼岸的传统不同，中华文化秉持的是“一个世界”的宇宙观，它坚定地立足于此岸人间，确信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无需外求于虚幻的上帝或理念，而是深植于我们身处这个活生生的、感性而情感丰沛的现实世界之中，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其精髓在于“即世间而超世间”。由此生发出与“罪感文化”迥异的“乐感文化”，它不寄托于来世救赎，而是相信人能够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审美实践，在此世生命中获得精神的怡乐与生命的安顿，“乐感文化是李泽厚对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概括，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基础”^[9]，培育了一种于有限人生中追寻无限意义的韧性乐观态度。而贯穿其中的思维方法则是“实用理性”，它并非功利计算，乃是一种不依凭超验逻辑、始终关注现实人生的实践智慧，它引导中华美学将超越性的追求沉潜于“穿衣吃饭”的人伦日用，形成了一种“不离感性，又超越感性”的审美精神。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情本体回应现代性危机的哲学基石，它启示人们，救赎之路不在远方，就在于深情地投入并经营好我们唯一的、

人间的生活世界。

4 结语

李泽厚的情本体说通过“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哲学奠基、“两德论”的伦理美学转化及对现代性危机的美学回应，构建了一个既植根中华文化传统又具现代视野的美学体系。这一体系以情为本体，以“一个世界”为立场，不仅实现了中华美学的创造性转化，更为全球现代性状况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华美学理论话语的当代生命力与创新价值。

参考文献：

- [1] 刘再复. 李泽厚美学概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95.
- [2] 李泽厚.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192
- [3] 李泽厚. 美学四讲 [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42, 164, 209.
- [4] 费轩. 超越“启蒙主体性”——论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与当代中国思想境况 [J]. 开放时代, 2023, No.309(03):95-106+7.
- [5] 李泽厚. 李泽厚对话集·中国哲学登场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83.
- [6] 孙正.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研究 [D]. 河北大学, 2023.
- [7] 李泽厚. 寻求意义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232.
- [8] 赵士林. 李泽厚师的新思考——“两德论” [J]. 关东学刊, 2020, No.38(02):58-68.
- [9] 宫华绅, 张伟. 论李泽厚“情本体”对中国儒家美学的承袭与发展 [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2(05):140-147.